

【插图本】

了解日本的文化读本

日本と日本人



Japan and Japanese

〔日〕小泉八云/著

〔日〕落合贞三郎/编 胡山源/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插图本】

日本 ら の 本 人



Japan and Japanese

了解日本的文化读本

[日] 小泉八云/著

[日] 落合贞三郎/编
胡山源/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与日本人 / (日) 小泉八云著; (日) 落合贞三郎编; 胡山源译.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5.11

ISBN 7 - 80195 - 404 - 1

I. 日… II. ①小… ②落… ③胡… III. 民族性—研究—日本
IV. C95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7742 号

日本与日本人

作 者	(日) 小泉八云	编 者	(日) 落合贞三郎	译 者	胡山源
责任编辑	李 勇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法律顾问	北京洪范律师事务所 徐波律师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印刷集团印刷一厂				
开 本	720 × 100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2.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7 - 80195 - 404 - 1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前言

小泉八云(1850年~1904年)是个日本人的名字,其实他本是欧洲人,原名Lafcadio Hearn,他的父亲是爱尔兰籍的军医,母亲是希腊人。他的出生地在希腊,后来到英国和法国读书,20岁时到了美国,当过新闻记者。40岁时才到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教书,和日本人小泉节子结婚后入日本籍,从妻姓小泉,取名八云。他是文人而兼学者,写过不少小说、文艺评论和介绍日本与日本文化的书,为近世有名的日本通。

其实小泉八云对远东的人和文化都是十分感兴趣的,所以他在研究日本和日本文化时,总是把日本放在远东这个大环境下进行研究,尤其是对中日的文化渊源十分重视。又由于他的大半生是在欧洲度过的,所以他看日本和日本文化时就不由自主地对远东和西方进行对照。加上长时间对日本和日本文化的着意观察,使他对于日本和日本文化的观点尤为深刻。

《日本与日本人》是落合贞三郎从小泉八云评论日本与日本人的著作中选编辑录而成的一本书,可以说是小泉八云的日本观的代表作品。这本书的价值在于不是从表面上介绍日本,而是从心理、哲学上解剖了日本人整个的内心生活。从日本人内在的和外表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心理学的和伦理学的各方面,描摹出日本的国民特性。比如对于日本人心中的宗教,女性,祖先崇拜以及远东

和西方的将来都做出了独到的评价和预测。百年来，他对日本与日本文化的研究一直得到了全世界日本与日本文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经过长时间东西文化的对照和分析，小泉八云对远东和日本的将来抱十分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对日本与日本人不乏溢美之词，至于与日本有累世深仇的中国人对此大可不必太介意。一是因为作者对日本与日本人的评价总体上是客观的，公正的，而文字优美犹其馀事。二是因为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文字与观点，原因诚如书中所言：爱国者的本份乃是平心静气的研究国家公敌的本性。

由于本书翻译年代较早，所以有些词句的用法以及部分英文的译法与今有所不同，但我们本着保持译文原貌的想法，在文字上少有改动，译名我们也只是在原译名的后面进行了部分说明。同时，在文中插配了一些图片。

九州出版社

2005年12月

原编者序

小泉八云在《心》的序里说：“这本书大都讲的是日本人内心的而非外表的生活。”这时他，开始了他那一切关于日本的著作。本书选订的目的，是要集合他对于这种内心生活最好的杰作，——那些的确能使他成为日本与日本人惟一说明者的文章。

落合贞三郎 1928年2月 在东京

译者自序

小泉八云的作品，我国已经有许多人翻译过。可是所翻译的大概只是他的文艺评论，至于他另外的作品，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本《日本与日本人》，很可以使我们从另外方面认识小泉之为人。

不过我所以翻译本书，除了上述的一点以外，却还有几个原故：

第一，逼近我们的强邻，不外乎日俄二国。日本对我们怎样的欺凌，不用多说，谁都知道，比俄国只是有过之无不及。我们起先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日本人的详情，现在虽然有些人已经注意及之了，却又只留心着他们的外表，仍旧是一个缺憾。本书是从心理上，哲学上，来解剖他们整个的内心生活的，我们要研究他们的全部生活，就可以借此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参考。

第二，小泉在这些文字上，对他们日本人不免有些过谏的地方，似乎使我们看了有些受不了。然而这也未始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激励：为什么欧洲人，只赞美他们而不赞美我们呢？

第三，其实本书的内容，也不单是说的日本，远东全部都是有关的。小泉对于东西两方面的文明都有极清楚的观察，和极透辟的论断。其中有些话到现在已是应验了，有些话虽然隔得已久，到如今还是崭新的预言，仍可以帮助我们推测远东的将来。

第四，本书更有若干处专论我们中国人，我们尤其应该看看这位了解东方的西方评论家，对我们有些什么观念，而我们对之更有些什么感想。

为了这几个原故，所以我不揣谫陋，就于去年暑后着手翻译这书。只因其他工作排定了没有充分的余暇，所以到现在才脱稿。至于小泉文字的优美，普通的评论也富于文艺的色彩，那尤其是我们应该满意于本书的。

| 目 录 |

一、日本文明的天性	1
二、柔术	23
三、远东的将来	57
四、一个守旧者	69
五、困难	93
六、奇异与魔力	97
七、忠义的宗教	109
八、关于永久的女性	123
九、关于祖先崇拜的几个思想	153
十、灵魂先在的观念	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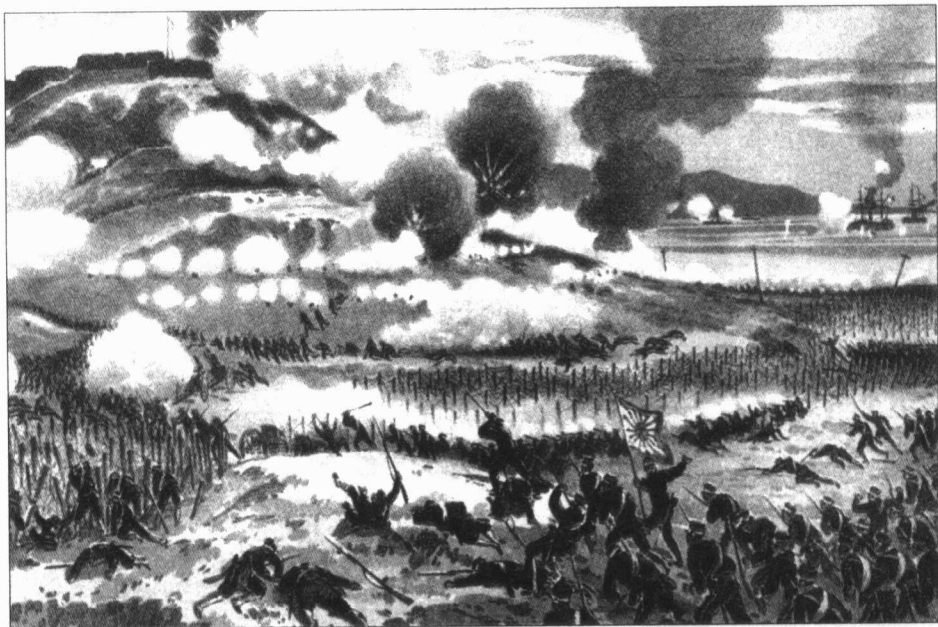
一、日本文明的天性

许多人以《心》为小泉八云著作中最有力量的杰作，这是确然不容怀疑的事情，本篇便是这书中的一篇。写成本篇的地点是神户，那时他是《神户年鉴》编辑部的一份子。那时他渐渐的不注意日本国内表面上的事情，而只用他的全力，专为“事物的中心”作说明。

“我想这是在神户，”威德摩夫人(Mrs Wetmore)说，“他达到了他最高的理智程度。在他敏锐的感觉中，他写就了这篇。‘日本文明的天性’里面充满着纽约城可惊的描写，和东方世界难于捉摸的心灵上精微的观察。”

—

从未损失过一条船，打过一次败仗的日本，曾将中国的势力摧毁过，造成了一个新朝鲜，将伊自己的领土扩大了，使东方的政治全部变了颜色。这种使人惊奇之处，似乎是在政治方面，而格外可以惊奇的却在心理学方面；因为这代表着一种极大力量的发展，从来为国外所不知道的——是一种程度很高的力量。心理学家都知道，所谓“西方文明的采取”，30年来对于日本人任何器官或能力的脑筋中，素来所没有的，并没有加添什么。他也知道这在日本民族心



↑ 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又获得胜利。日本得到中国的大连和库页，俄国承认朝鲜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在远东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

智的或道德的性格上，并不能算作一种突然的变化。所有的变化，都不是在30年中所造成的。转运来的文明，工作得要比较的慢些，必须要有数百年的光阴，才能产生出若干永久的心理学上的结果来。

就在这种光明中，日本成了世界上最非常的国家，而在伊“西方化”的全时代中，最奇妙的乃是伊的民族脑筋，竟能担任得下这样重大的一个震动。可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事实固然是这样了，究竟在实际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无非将已有的思想之机能加以一部分的改组罢了。在千万个勇敢的少年看来，便是死也不要紧。西方文明的采取，并不像一个没思想的人所想像的那样容易。这是很明白的，代价很大的心力上的整顿，只在民族显出特种力量的趋向上得到良好结果。因此，西方实业发明的应用，在日本人的手掌中，显出了极好的成绩——本着他们民族所熟习的种种技术，产生了卓越的结果，许多年

来，另是一种面目，格外的精巧。没有什么变化，——至多不过是将旧能力改成了新能力，达到了较大的范围。种种科学的职业，也可见出同样的情形来。有几种科学，例如药学外科（世上没有比日本人再好的外科医生），化学，显微镜学，日本人的天性是自然而然适合的；在这些事上，成绩惊人，世人早已有口皆碑了。战争时和国家有什么大事业时，他们更显出了奇妙的能力；不过在他们的历史中，他们最著名的，还是他们军事政治的能力。然而外国的影响，对于他们的民族性，并没有成就什么伟大之处。例如在西方音乐，西方艺术，西方文学这许多研究方面似乎不过浪费光阴罢了。[在某种有限制的意义上，西方艺术已经影响了日本的文学和戏剧；不过影响的性质，却证明了我所说的种族的差异。欧洲戏剧为了日本舞台改形了，欧洲小说为了日本读者改写了。文学的译译是不很注意的，因为原来的事实，思想和情绪，对于普通的读者和观者，都得不到了解。情节是选取的，情感和事实就完全的改变。了。“新马格大连”（New Magdalen）成了和一个“穆多”结婚的日本少女。黑俄 [今译雨果——出版者注] 的《寒史》（*Les Misérables*）成了一个日本内战的故事；而恩茹拉斯（Enjolras）便成了一个日本学生。出于例外的略有几种，其中有那《少年维特之烦恼》照文字上翻译而得到显著成功。——编者注] 这些事情，对于我们的情感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他们日本人的情感生活却没有这样的重要。每一个切实的思想家，都知道个人的情感，要用教育来转变是不可能的。想像那一个东方民族的情感性格，会能在短短的30年间，因和西方思想接洽之故而能转变的，那简直不合理。情感生活，比理智生活更根本，更深刻，决不能因环境的改变，而有所突然的不同，正像镜子的表面不为种种反映所改变一样。所有日本所以能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成绩的原故，都不是自己的转变；那些想现在的日本在情感上已比30年前更和我们接近了的人，完全不知道科学上确切不可移的事实。

同情是为理解所限制的。我们同情的程度，以我们的理解为标准。一个人可以想像他对日本人或中国人表同情，但是同情的程度，决不会超出普通情感

生活中几点极简单的小范围——就是孩童和成人一般的几点。更复杂的东方感情，是由祖先的和个人的经验结合而成的，和西方生活并没有真正显著的连带关系，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们。反过来说，日本人，虽然他们愿意，也不能给欧洲人以最好的同情。

可是西方人一方面始终不明白日本理智或情感（两者本是混合的）生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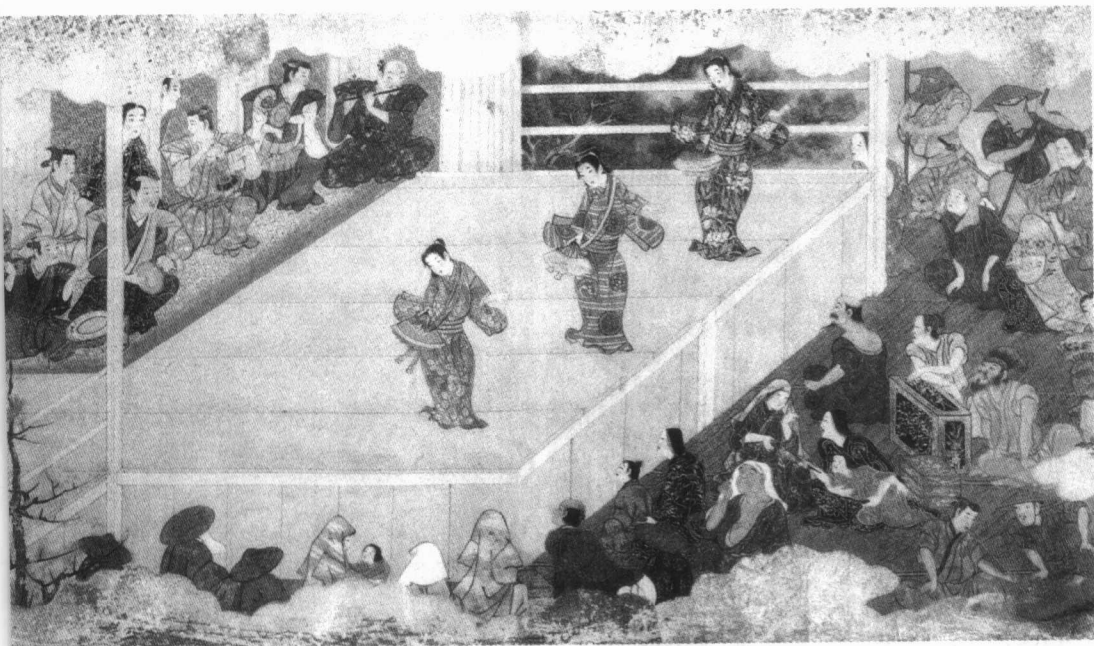
↑ 江戸时代京都近景

真面目，一方面他也始终要想像日本生活比他自己的生活是很渺小的。这固然是文雅，这固然含着极为珍贵，极有趣味的可能性，可是这又何等的渺小，比较起来，西方生活似乎是超自然了，因为我们必须判断着可见可量的实物。这样判断起来；西方和东方的情感与

理智方面，是怎样一个不同的对照呀！日本京都街上，无非是轻飘飘的木头建筑，而巴黎或伦敦的大道上，则到处非常的坚实，是常见的事。试将东方和西方对于它们的梦想、愿望和感触所发表的言论和著作，加以比较——天主教大礼拜寺之与神道教庙宇，凡提（Verdi）[今译威尔弟——出版者注]的歌剧或华格纳（Wagner）[今译瓦格纳——出版者注]的三幕剧之与艺妓的登场，欧洲叙事诗之与日本小诗——在情绪的卷帙，想像的能力，艺术的综合这种种方面，相差的距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真的，我们的音乐实在是近代的艺术，不过回顾着我们的



↑ 江戸时代京都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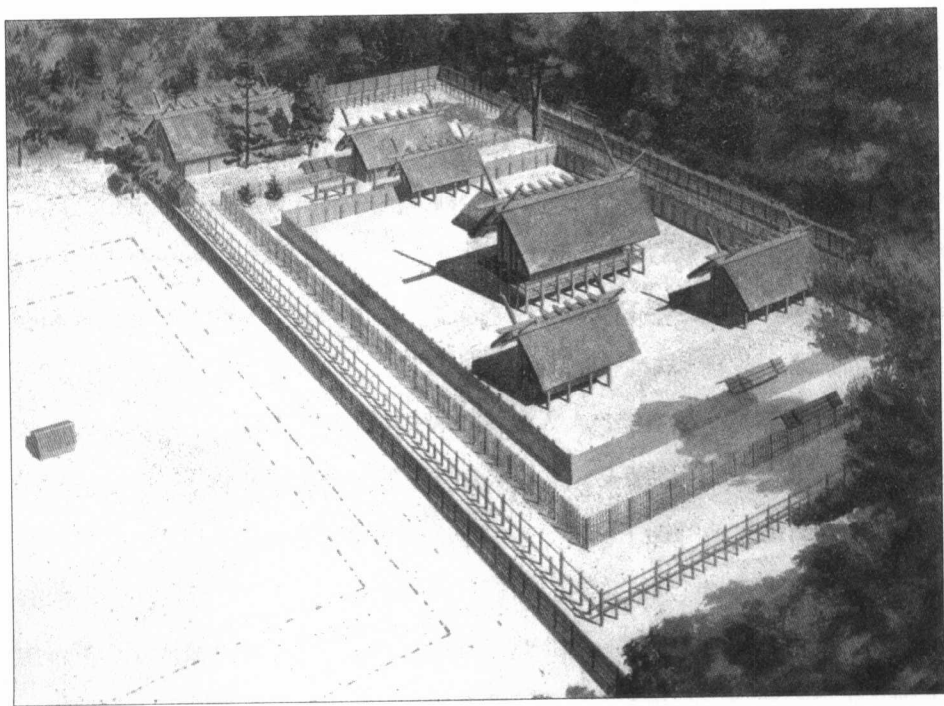


↑ 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三位歌舞伎女演员为观众表演。

已往历史，创作能力上的分别，不是不显明的，——不一定是在有云母石的圆形剧场，和属地遍天下的伟大的罗马时代，也不一定是在雕刻达到神圣，文学达到绝顶的希腊时代。

由此，我们可以谈到日本势力突进中的另一件奇妙的事实了。伊在生产方面和战争方面所显出来的那种伟大的新力量，所有物质的表征在哪里呢？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在伊的情感和理智生活上所找不出的，在伊的实业和商业生活上也找不出，——伟大！土地还是和从前一般，它表面上，因明治维新而增加起来的并不算多。小规模铁道和电杆，桥梁和隧道，在那历古以来青葱满目的原野中，差不多没有谁能注意到。所有的城市里，除了通商的口岸和小部分的外国人居留地之外，要想在街上找出那并列成行的绿树，以求出一些西方思想的影踪，也很令人难得。你可以作深入内地200英里的旅行，你决不能看见

什么新文明的大发展。你也不能在什么地方找出巨厦巍峨的大货栈，以示商业的雄心，也不能找出基地数十亩，用着机器的大工业。一个日本城市，还和10世纪以前一般，仅仅比竹篱茅舍的村野略胜一筹——的确是风景美丽的，和纸糊的灯笼一般，玲珑而脆弱。不论何处，没有什么大的扰动和喧嚣，没有热闹的交通，没有隆隆之声与轰轰之音，没有急如星火的匆促。倘使你愿意，你在东京城里也能享受到乡村的生活。这种使人看不见或听不见的新势力，现在正在威胁着西方的商业，改变着远东的地图，不禁令人发生奇异，我甚至要说妖妄的感觉。当你跋涉了数里的寂寞长途，到了什么神道教的庵宇，而所见的只是空虚与孤零时，你差不多就要感觉到，——只是一件渺小荒凉的木建筑，在



↑ 位于三重县的伊势神社。日本自古以来地位最高的神社，为全日本十多万神社的本宗。图为神社里的圣殿，其建筑仍显得空虚与简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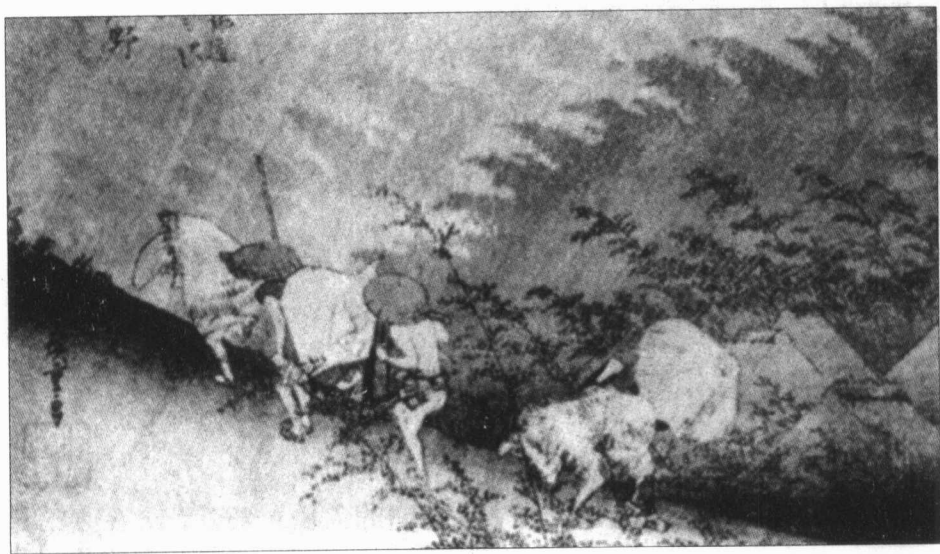
千年的暗影中发着霉斑。日本的力量，和伊那古信仰的力量一样，用不着什么巨大的物质宣示；它们的所在地，就是那不论哪一个大民族真正最深力量的所在地——在那“民族的灵魂中”。

二

我默想起来，一个大城市的记忆，就回到了我的脑筋里——是一个壁垒耸天，闹声如海的城市。那种闹声的记忆先回转来，然后是看见的景象。一条深壑，那是一条街；嵌在群山之间，那是房屋。我倦了，因为我在那些石工所造的峰峦中，已经走了许多里路，已经好久没有踏着一片土——只有石片——已经听到什么别的，只有暴乱的轰雷，在那极大的街面之下，我知道另有一个非常的空阔世界：组织重重，千头万绪，管理着水和汽和火。街的两边，有许多窗户层层的面面高高的对峙着，这是遮住日光的建筑之悬崖。上面惨淡的一片青天，被密密的蛛网割得粉碎，这是数不清的电线网。右边那一区宅子中，住着9000个灵魂，房客们每年所付的租金是100万元。稍远的一区所值的钱，总在700万元以上，这样的区域，也不知有多少。钢铁梯和水泥梯，铜梯和石梯，装着最重的栏杆，扶摇直上，高至数十层，可是从来没有足迹踏到过它们。用着水力，用着汽，用着电，人人上下自如；对于肢体的应用，这些高度太眩人了，距离太大了。我的朋友，住在相近的一个巨宅的14层楼上，房金是5000元，从来没有踏过他的梯子。我因为好奇心的原故，就独自步行着，如果正经的讲，我是不应该步行的：空间太阔了，时间太宝贵了，对于这样慢慢的努力，——人都是用汽力从这地到那地，从家到办公室的。高度太大了，声音传不到；命令的授受，都是借着机器。借着电气，远远的门户开放了；轻轻的一触发，百间屋里都亮起来，热起来了。

所有这些巨大，都是艰难的，令人目瞪口呆的；这是达到坚固耐久的利用目的，应该用着科学力量的巨大。这些高楼大厦，商店工场，不论是描摹得出或描摹不出的，都不是美丽，不过是不祥。谁感觉到这些创作它们的巨大生命，是没有同情的生命，这些发扬的浩漫力量，是没有怜惜的力量，谁也要感到沮丧的。它们是新实业时代建筑的宣示。车走如雷声，人足和马蹄如暴风，没有一点休止。问一句话，必须尽量的呼喊，被问者方才能听得见；在那样高压力的声浪传达中，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必须要有经验。不习惯的人，免不了要有住在狂风大浪，惊波怒涛中的感觉。可是所有这些都还是个秩序。

怪奇的街道，借着石桥网桥跳过了江河，跨过了海口。目力所极的地方，桅樯纷纷，绳索成网，将那石工造成如悬崖绝壁一般的岸边遮得密不通风。森林中的树木，树木的枝干，比那样令人目眩心骇的长杆短橛，真显得贫薄，真显得稀疏。可是所有这些，都还是个秩序。



↑ 穿着简陋的日本山民在崎岖的山道上突遇暴雨，急急忙忙地奔走。